



12238

靜觀室三蘇文選卷之九

浙人錢穀文登甫選批

男心造矩從重校

東坡先生集

敦教化

先實後名

敦教化在于務實而不務名務實而不務名在于實其言而去其貪

直叙文字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一

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瘵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牽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

右實二字
一篇議論
根子後面
節節照此

此一段與
上三代之
民一段竟
相次特有
涉深之分
耳蘇家直
叙文字每
用此法

唐荆川曰
信義二字
總括後面
許多病痛

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
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嫌
飭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
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
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
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
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
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
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
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

三蘇

文選

卷之九

後石

二

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
以射御而謹之以寇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
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
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
乃始以王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
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
擘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
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
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
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

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

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

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

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宐非久役者如是當復

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

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

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特於

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

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

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

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

附胥收絛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

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

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

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

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

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

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信義是教化之實實其言則教

貪則示民

義然後教

化可行當

時不實其

言不去其

貪欲教化

之行也得

乎

三蘇文選

不卷之九

勸親睦 復小宗

論宗法獨詳而文不甚曲折

茅鹿門曰三代之遺言深見而文亦爽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調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欣歡之心而爲鄰里告許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四

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發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儻以邇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適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難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

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
人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
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
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
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
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
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
往來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
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
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六

闕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
難而在乎久而不息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
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均戶口

說弊處與區畫處文皆雙關時策可用此體

茅鹿門曰文甚疎邕其欲使天下之宦游者徒之荆襄唐鄧許洛陳蔡之間其說難行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晉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七

唐云敘俗事極疎爽

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麓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

雙提分應

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
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
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
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天民之不均
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
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
不均之由
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藝游手
游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
人賤農而貴末則農夫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
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八

雙提分應

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歛輕力
役以懷遁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
而加邇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
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
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
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
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
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
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
仕者扭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

宋時楚多
曠土故子
由亦有此
議

皆徙諸陵爲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
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
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
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困人之情天下
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
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
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
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
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
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九

不誰諒遠而豐也順必有難難旅之之世勿式其困
玉焉限其去卦茲發耳其其河晴因人之卦天天下
昏妨恐辭卦而不推截然其其制醴善夷之人莫不
俄稟畝澄肯或刺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
皆徙諸陵爲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

謂上猶子
山亦亦此
宋初發後

較賦役

說透情弊後處置少踈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併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吏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

唐云造籍覓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十

病根在此

茅云今江以比每戶止開戶數而不開田之數數正如此

一戶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為姦常起於畱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饑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申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

逆語互見

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
兼併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
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
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
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
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
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
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
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
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

丈量之法
甚難予目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十一

視之非得
廉明公直
之吏則不
可行
轉接處斷
而不斷

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
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
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
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
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
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
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
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
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
役輕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

唐
以者稅契也
唐云宋時稅契法在唐

夫所謂契者人能自

增損之以稅於官則

以田之多且美者而

加輕直者亦有之矣

余謂此策不可行於

今也惟行丈畧之法

以均田其法為差便

獨恨不得其人耳

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為之禁而不敢以不實之

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

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

以稅叅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

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

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

其所終也

三蘇文選

卷之九



本館出集

亦皆之矣

以蘇叅之

直與書之

直而書之

以蘇叅之吹此限一都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教戰守

坡翁此策說破宋室膏肓之病其後靖康之禍

如逆觀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至其文闕衍

浩大尤不可及

王槐野曰通篇是大文字一筆寫成不加點竄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

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

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晉者先王知兵之不

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

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

三蘇文選

卷之九

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

而不攝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

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

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損弊而民日以安

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

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

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廢

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

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

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

臣韓山曰此篇文字

絕高辭意之玲瓏神

隨之融液勢態之曠

蹊谷臻其妙直起

先王不去兵

後世輕去兵

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徂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天民亦然今者平治之日久

茅鹿門曰
坐房廊間

三蘇文選

卷之九

游內征於
宴安而恥
言兵故子
論

論
驍特審此

天下之人驕隋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邊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

管時事勢
不可去兵

于古名言
也

事之中一旦出身而陷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
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

沈晴峯曰
子瞻於畜

材用則為
治兵之說

於教戰等
則為都試

之法二者
合而行之

方得其用

又復詳論
真可令人

感悟而宋
竟以兵劫

七悲夫

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

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

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

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

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

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且將以不

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

夫一旦之危哉進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歷

三蘇文選

卷之九

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
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
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林氏明
子都公
劉龍峯曰

入之亦宜審嫌以行朝之滯對男之臣盜春對以

對曰夫不文異映突而不映涼論既而不韻機出引
事之中一旦出良而罰取世限其為患必百折不悞

去姦民

即今訪察以聞以蒐豪右黠猾作姦犯法之人

體直意明

原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再上議起天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十六

此段言大盜始必為小盜小姦姦必為大盜所以官去天下之姦民之患若此

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子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眾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

兩層政事

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又註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

好

重罪役之碁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十七

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

第不知其所誅者果

當否天下事言之易

行之難

其自入於刑而聞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註原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

省費用

財之盈縮在省不省

儘說得敷暢明白

唐荆川曰此篇逐段說去造語頗平

茅鹿門曰子瞻論節財處甚工而所舉郊之賞與夫宮觀使及都水監二者又特冗官之一子瞻必有忌諱而未盡之說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

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

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

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十九

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

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

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

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

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

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

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

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

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

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

切中

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客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

如此三版
氣大才豪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二十一

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因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雲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麓莫不有禁闕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庀衰

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
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
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
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
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
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
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
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
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
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齊而赦赦而賞此縣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三

郊賞

官觀使相

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
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
此豈亦不得凡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
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
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子之吏為不少矣將患

治水使

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
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
災而賁之以救災之術願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
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
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徙兵之衆其

定軍制 訓 上兵省禁兵

禁兵出戍無行兵之勞而有行兵之費誠不若

土著之兵且守且屯不至於聚而耗食其行文

明辨閣肆

茅鹿門曰字字皆經國之言

此策當與
頴濱民政
第四策參
看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
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
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
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
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五三

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
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
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
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
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
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
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_○以_○其_○兵_○雖_○不_○知_○農_○而_○天_○下_○不_○
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
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
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

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三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無用之是以垂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兵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

三蘇文選

卷之九

抄口

說禁兵出戌之弊凡

三蘇

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夫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疊疊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

茅云采兵
駭而食故
弱而又驢

闢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
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
戎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
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二語天下一家且數
十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
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
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
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
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
殊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管用之矣蜀人之怯懦

唐荆川曰
先禁兵以
起事後土
兵以終事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三五

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於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
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
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
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
獲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只如此後上
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固以
多禁兵自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
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饋之勞費之
省者又已過半矣

蓄材用

欲強兵在於蓄人才蓄人才在於武舉招之於先治兵觀之於後

茅鹿門曰欲募天下之將材而歸之於武舉治兵固是一說然其本尤在君相之一心與一氣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天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

三蘇文選

卷之九

材人必畏之人不畏者以其無材也

於啾眈之所蟠祥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

此下三段文法好可衍之時論

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未有以待之則是空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總括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

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

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

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

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

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

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

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

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

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

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二十七

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者武舉方略是也以前較天下之虛名者治兵是也

言當以求藝求才是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也

茅云行文如倒黃河之水而注之海

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狂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狂狷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取疆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嚮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顛適足以開僥倖

此一殿牽
拾上下文

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

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

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

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

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

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

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

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

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

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

三蘇

文選

卷之九

三

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

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

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疆也故曰先

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才庶乎可得

而用也

收妙

言當以治
兵求才是
以可見之
實而較天
下之虛名
也

言云蕭何
之振韓信
宗澤之授
岳飛又何
假治兵

專見曾信三十七年

可見之實

○練軍實 欲為擇兵而募而又限以年

變化錯綜處非口舌能言其妙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疆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

此中暗合殺人費用語而不特露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二十九

費用

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厚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三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

第三意

上下五節
相應處極
其組織迥

密而不見
一毫線索

痕

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

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

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

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

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

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

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

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

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

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

唐荆川曰
上一節是

敵說此下
一節是頓

說信手拈
來頭頭是

道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三十一

餘音

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敘

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

竝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

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此之謂也

駁

應第五

應第四

應第五

○倡勇敢

文字止兩大段而迴旋進退極有巧思讀之者自見其筆勢飛舞不可踪跡

樓廷齋曰回幹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物理看東坡文字須學他無中生有

唐荆川曰此篇體方而意圓

茅鹿門曰通篇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撼山谷而杳不可測至於氣之一字尤中兵情

諸策中第一篇文章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三十一

倡私二字是一篇帶子

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

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

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捷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

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忽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

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

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齟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

致勇莫先乎倡

樓迂齋曰
曲盡人情

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測然悔也此
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
善用兵者用其讎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
沮其讎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
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
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
先而致其死則讎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
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
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
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三十三

及其讎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
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勇者難得
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
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
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
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
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
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
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
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

倡莫善乎
此二意婉
切詞精鍊
無一字不
妙

天下之禍四句本具承接語然而空中下

手脚全不見

痕跡作時論者嘗於此處參

悟

樓迂齋曰正意在此推原出上商許多話成一篇文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二十四

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
 馳驟於死_天之_天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
 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
 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
 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
 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
 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
 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
 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
 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
 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
 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
 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
 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
 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
 之倡哉

策斷上

宋於西北二虜歲幣太重而民力不支威重太輕而兵旅不振此策欲其罷歲幣而專事兵

王浚川曰一氣寫成煙雲萬里渺茫無際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脩明食足而兵疆百姓樂業知愛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三五

正意此處
說處

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天下將與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亾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亾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本不與焉蓋有以諸侯疆逼而至於亾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客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者必有大

二晉司馬
氏后氏

此是將亡之門

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內之可畏

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管仲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

權字下

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寸之童，彌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三十七

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

設難一句
便引事

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

三蘇文選

下卷之九

三八

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子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篇中雖見安民攘夷平說然能攘夷卽所以安民也意實相貫故後段只言攘夷不復打轉安民處

策斷中

凡四段第一段是冒頭第二段言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第三段言大國之所長而小國之所短第四段言以吾所長而乘其所短之術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

首一段如今之策目

三蘇文選

卷之九

三九

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魯曾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

唐荆川曰
敘得踈爽
不堆積

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
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夫有所
公聚之勢異
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
國分則疆弱之勢將有所及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
勇庶之機異
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
敦肆之心異
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
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
也天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
歡欣相得之際也變合之情異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
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四十一

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
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
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
足懼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
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
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
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
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
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
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

所謂分兵
數出者其

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

法犯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四十一

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下

此文脫胎換骨處極有妙手

匈奴以無法勝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四一

中國以法勝

繼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襜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醜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政體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

脫去中國事盡掩其

過度處人不覺

秋事來說

虛虛引入
求

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四十三

數語真妙
翔飛捩
如神龍然

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羗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厭，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

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

東漢於中國之法

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授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

唐五湯謂古

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學園

可乘之勢

三一是前

面事一是

上下相猜

一是君臣

相疑

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詆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宐其有愧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

若其無志

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

若臣相疑

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

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

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

總前尚計
多詰頭

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虛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御寔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率夷雜屠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皆以無言然非特如此而已也惟此一轉尤高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

三蘇文選

卷之九

四十五

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畱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黃東發曰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汛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之風及旣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

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測然感

動者真可垂訓萬世嗚呼休哉
呂雅山曰東坡策略策別策斷諸篇俱學戰國策
故其論利害處深切著明婉展激發舉業家不可
不讀

余觀東坡策畧等二十五篇老泉幾策二篇穎濱
君衍諸篇而嘆三蘇公見事之早也其所言者雖
言言咄指而獨致詳於備虜之策諸策俱獻諸朝
而韓富余歐諸公恨稱相知乃不能相推轂而使
其策見之設施知言難哉蓋至於靖康之厄舛薄
之危而志士才人徒為之哽咽使諸策至今空存
也悲夫

窳音貧窳之窳數音數錢之數窳數戴窳也以盆
盛物戴於頭者盆盛物有飲食氣而鼠啣之不容
穴者罍大穴小故自妨而不得入穴詳見漢書東
方朔楊惲傳

三蘇文選

卷之九



靜觀室三蘇文選卷之十

浙人錢穀文登甫選批

男心造矩從重校

東坡先生集

上神宗皇帝書

此書直當與賈太傅陸宣公相上下蓋東坡少年喜讀二公之文故獨得其至者如此

樓迂齋曰一篇之文幾萬餘言精采都在閑語上有憂深思遠之意有柔行巽入之態當深切著明則深切著明當委曲含蓄則委曲含蓄真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一

得告君之體廷對當倣此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靡橐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司府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

先領後諫

完由

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
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
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
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
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
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
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
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
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二

此臣言結
人心欲結
人心又在
於去新法
之不便者

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
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玉人各
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
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
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
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
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
其爲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
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

文勢濼濼

伯后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狗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及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三

去三司條
例司方可
以結人心

直切

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涌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

宛曲

明透善破
人主意

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

三蘇文選

卷之十

四

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馳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能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

宛曲

不必設
名之言

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
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
之房杜貞房名言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
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
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
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
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
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
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
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

舊職足用
何必額外
增員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五

切直

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
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
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
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
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
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
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
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
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

古人遣使
之言見三

司條例司
決不可有

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僉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千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

三蘇文選

卷之十

其四百

六

說入骨髓
中

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湏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

切直

水利不可興

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譬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脩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深然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七

益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末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

說遊人情

切直

雇役不便

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

三蘇文選

卷之十

八

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

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九

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樓云徵田介節少病

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

切直

青苗之害

舉此三事以見不許抑配之說不可信

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撥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播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入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

三蘇文選

八卷之十

十

此言深究利害

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勺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從貸若畱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官親行愁怨之民

樓迂齋曰
兩河緣字
尤使人動
心

均輸之昏

吳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
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
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
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賣賤
買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茲熾幾至於亂
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允順民所欲從而予之
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
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
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
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七

坡翁道入
間纏繞細
細事深入
曲中非平
日蓋心民
瘼說不到
此

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
取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
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
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
民必貴及其賣也繁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
廷不知慮此乃拍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
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
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
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
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苟

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
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
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
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
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
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
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
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
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
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

三蘇文選

卷之十

此段言厚
風俗欲厚
風俗又在
於以次厚
人

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徼實禍未及樂
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王
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
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
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深風俗
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淺風俗誠薄
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
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
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

看他引事
得法

用此剪在
上意而下
再拈去得
法

至言

三蘇文選

卷之十

十三

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
 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
 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郢
 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爨生宣宗
 收燕趙復河湟力疆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
 臣願陛下務深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
 而貪富疆使陛下富如隋疆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
 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
 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
 世有疴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
 疴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
 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
 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
 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
 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疆陽根本已危
 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
 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
 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
 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

新造喜事
之人不可
用

秦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

三蘇文選

卷之十

真斯

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庇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齋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徵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

不可驟於用人

直捷矣謂

使事妙若
使事無窮
制備僅可
厭矣

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
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
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
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
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
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
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
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
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
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

三蘇

文選

卷之十
十五

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
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
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
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
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
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
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
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趣必使積勞
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
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

驟用必啓
僥倖之門
無以厚風
俗

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
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
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瀕十
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折毫釐其間一事聳牙常至終
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
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
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
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休無聊利害相形
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

三蘇文選

卷之十

十六

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
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二百餘人得先占
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
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
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
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
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
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
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
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

此段言存

統綱欲存

振作臺諫

取言之氣

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收弊國家租賦藉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以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

三蘇文選

卷之十

十七

宛曲

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猶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猶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

切直

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
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
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
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
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
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
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
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
之數其惡則悞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

好文思
好文章
隨
地而出
虛哉

三蘇文選

卷之十

十八

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
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
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
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
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闕為
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在謝之若饒言無
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
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

切直

引諷其君者當如此

宛曲

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議論如近日減皇族恩
例刑定任子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
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
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
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
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
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
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
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
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

三蘇

文選
卷之十

十九

以下三轉處十分凄惋感側

矣以騁曦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
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離道路雖
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言向者
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
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
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
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
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
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

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
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
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
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
復殿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
說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
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鄭超至伏再三哀懇于輿其一信對不萌已卒盡其
以臣爲妖無斯言者長則思之雖以文以繼日書成
于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
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
復殿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
說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
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古之諫用兵者只說不勝之害務以避害而趨利此書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况以當今時事天時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着林次崖曰說出用兵利害曲折詳盡痛切處令人心腸俱軟人主見之得無動念可謂忠告善道者矣

林次崖曰
數句如
論旨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二十一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

言勝者則
敗者可知
此意最妙

于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無及矣隋

名言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三十一

叙秦隋事
短漢唐事
長文法繼
橫處

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此處方入事

初隨卽敗，卽傷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銹。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三蘇文選

卷之十

十三

此一段凡四節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怨人怒，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更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

第一節

師敗及爲可善

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第二節

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

瀟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囂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
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
禍勉彊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劉蕤復發於安南使

第三節

十餘萬人暴露瘡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
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第四節

師勝及爲可慮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
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
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
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二十四

牛鹿瘠切一讀十洋

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
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饜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
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凡之間雖入珎
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當時兵弱
區如此
安可用兵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
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

當辟天變
如此安可
用兵

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
盜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
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
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二十五

如此方有
收拾有端
東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諸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
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

上意既盡
此復稱說
漢兩祖不
輕用兵以
致可嗟之
意

委對詩畫
人主少不
若桀紂者
能不欣然
從之耶

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
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
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悻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
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
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
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籍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按蘇文多圓惟此篇及上神宗皇帝萬言書間用
方體蓋對君之言須端重莊嚴故也

三蘇文選

卷之十

十六

潛溪詩眼論坡老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
眾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
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
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
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卧
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
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
於世也又曰君實之功出而時施如彼水火靈除
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
彼知其未稟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
平日得意到處多如此其原蓋出于莊子故其論
劉伶莊子阮千里闔立本皆出於世人意外別出
眼目其平日取舍文章多以此為法愚謂此書立
意亦如潛溪所論云

代滕甫辨謗乞郡疏

起處便迫切動人

字字迫切真能動人所謂長歌之悲勝於痛哭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
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
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
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鷂之逐雀鳥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三七

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在
其蠢愚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
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
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
惲太宗唐之興主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
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
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
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
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

四六之工
正在裁切
此中看其
裁勇妙處

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累至儻因疑

此下乞辭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二十八

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
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
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
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
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
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
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
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
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又添清班非敢
別有倖求更思錄用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
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
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
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
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
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
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管之至

東坡表啓制誥不下數百首各臻其妙蓋對偶之
文難於情詞屬轉東坡作對偶文能寓瀟灑於端
嚴中雖里言巷語出其筆端亦有情趣余謂四六
對偶文體當採之六朝初唐以收其葩麗參之東
坡以得其流暢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蘇公在翰林時與呂希哲范祖禹等同進

說陸宣公事便學宣公文章坡老天分穎異筆力神巧誠不可及

林次崖曰此文雖言陸贄之不遇於德宗其實言自己事蓋規諷當時之君也語簡意切而文又精粹如精金玉愈讀而愈不厭

臣等稂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三九

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如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應戶鉞害身之膏

叔宣公十
二件事辭
簡意盡

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

西閣卽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
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
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錯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贊夫六經三史諸子
以涉偏陞
以此斡旋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
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
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
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及
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
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三蘇文選

卷之十

三千

靜觀室三蘇文選卷之十一

浙人錢穀文登甫選批

男心造矩從重校

東坡先生集

上梅直講書

此書及上韓太尉書即歐陽公所稱老夫當避

此人放出一頭地者也蓋東坡試禮部實梅聖

俞所取此書中禮部試後謝梅公者識見高邁

筆意清婉真天下之至文也

其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嘗竊悲周公之不遇及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

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

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

其徒自足以相塞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

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

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

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賦七八歲時始

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

呂雅山曰

恣情縱筆

極瀟灑變

能之然此

管借人胸

襟可及

空中發此

高論當與

放鶴亭記

爲作一處

者

古人作書
不虛美曲
譽如此

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后○益○壯○始○能○讀○其○文○辭○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二

于瞻方少
年其急氣
若此互其
為一代人
豪也

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嘉祐間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作參評官。取東坡中第二。平時有聲。如劉焯者。皆不預選。放榜後。士論洶洶。此書疑有所為。而上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嶢嶢。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中式諸論。及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初學讀之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

上韓太尉書

前數段俱是沒要緊話妙在後段結束成文如
棋師勝人全於切處用力

一篇大指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
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
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
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
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
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
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三

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

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許以為直而
劉歆谷朮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哀
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
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
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生之威權故頗
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
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恠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
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
是天下之士翬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
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號

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

此方是中正之道暗指魏公

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吾人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恠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四

此二句束畫前面許多意思

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也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宜軾再拜

太尉者古之君子而起出於兩儀人物之上者也

上富丞相書

前一段誦美富公處極明著後一段規諷富公處極微婉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五

歷謂富公無間凡三

隱變化三

楮格局

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辭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

總得妙

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味儻惛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六

樓入却又連意

看他轉意處其苦心

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賦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自以為不足。故其諄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賦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

太行百折忽到康衢

偏全二字用得好像

規訓之體

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

由夫子推到周公

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七

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疆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於

周公執取士尚中庸戰詭異故坡翁以此諷之

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
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
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
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
爲詭時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
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
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
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
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
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

蘇文選

卷之十一

八

半觀其大略幸甚

至末方露

至末方露

昔我出封附公以天下全而自試志其然而
爲前相以縣以靈文夫求公之入者其自
其難其其難無以爲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
燭昔張公亦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
文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
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

上曾丞相書

本韓文公上于襄陽書反意成文

唐荆川曰此文與說富相公文同意皆欲以無

意中之

賦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
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眾之行而其出
也莫不為恠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摧撼當世理不可
化而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
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
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濶絕

識評韓處
是一篇議
論根子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九

收便

好意好詞

而其相湏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
則夫世之君子所謂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恠矣今夫
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
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
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
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
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
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
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辭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
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嘆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

王公大人
有意於世
則我不求
彼而彼求
我又何必
叩之急而
誇其辭耶

稱其人品
之高非誇
辭意叩所
能售

已見平生
未嘗誇辭
意叩於人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十

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
嗷嗷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疆觀
之。則其所嚮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
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
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
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
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
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
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
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

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其尤不可以夸辭而急
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
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
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
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
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
古之所調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
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
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
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

也故亦敢獻其文九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

甚。此是東坡少年文字故筆勢放達氣象疎宕如

水之赴海如珠之走盤

試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
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
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存思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十一

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或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
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
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
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極至
甚不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認
也。姑亦竊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

應制舉上兩制書

兩制一是翰林學士一是中書舍人皆知制誥

此是東坡少年文字故筆勢放達氣象踈宕如

水之赴海如珠之走盤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能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為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乎貴賤之際故其

見放膽文

字誠所謂

蕭蕭原泉

隨地而出

者也極利

原也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十一

妙

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為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

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

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

賢之分二者要亦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

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

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

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

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

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

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

由子思孟軻說入自家身上求

文無住口

處

氣勢磅礴
汪洋真如

倒江河之
水聲者於
此等處瀆
觀其妙

從時字發
根漸說到
下二事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十二

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于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踈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正論是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時得身豈其所自為耶王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

此處雙提
下雙應却
是時象體
矣然其中
變化綽約
處自有東

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

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
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
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
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
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
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
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
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人爲備位其成也
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
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太傅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十四

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
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
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
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
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
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
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
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暮年而除吏八百多
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
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

才氣充邁

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
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
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
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
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知禮
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
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
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
不舉後世之所希聖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
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十五

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
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
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
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恥心恥
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
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
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
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
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
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

此直宋儒
陋言

上劉侍讀書

氣之雄者足以辦天下之事議論甚高乃從孟子養氣章發出然用意用句不犯孟子一字真是國手後一段歷誦劉公功名之盛而未只以一句打轉氣字上是何筆力

古人論文嘗言一編不離一字一字不離一編一即如舍多寡即入一即如此文以氣字發一編之意可見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各言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

三蘇文選

入卷之士

十七

文機美

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

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矣

呂東萊曰文字轉處不假助語而自達極者為上全

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予之

觀東坡頌濱二先生文深服東萊之說

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

所謂大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

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

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

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

此下文勢
更見跌宕
宜字守玩
索

公其亦有所得矣。賦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
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
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
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
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遂巡而不
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
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
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
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
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十八

筆興到未
如龍飛鳳
舞

三不以何
與前兩不
容句相呼
應

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嶠。
灑。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
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
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
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
頽。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
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
其。氣。之。過。人。者。則。誰。能。辦。之。賦。遠。方。之。鄙。人。遊。於。京。
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
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

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宜賦再拜

呂雅山曰余少從呂涇野先生遊見先生揭東坡
上劉侍讀書於壁間其中硃墨批評者滿紙大都
稱其縱騁迴旋不受羈制余屬糊焉先生曰小子
志之讀此文可融活文機令筆下別有意味小子
志之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十九



靜觀室三蘇文選卷之十一

靜觀室三蘇文選卷之十二

浙人錢穀文登甫選批

男心造矩從重校

東坡先生集

蓋公堂記

記者紀事之文也此篇先譬喻後紀事亦記之

變體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
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
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秦法

清淨

寒而欬不已纍然眞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寒受
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
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脊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
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
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
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
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
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音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
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

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
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
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
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
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
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
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二

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
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
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
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紀其所終豈非古
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竝海南放於九仙
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
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此兩轉有
餘味

清淨二字
一篇筋骨

喜雨亭記

樓迂齋曰蟬蛻汗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

林次崖口說喜雨處切當人情人事未雖似戲然自太守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也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乎盤他人雖有此意思未必有此筆力真大家也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禺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

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休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

熟讀此文
可新筆意

一及一正
說盡言雨
意

筆下飛洒
可薄雲氣
妙哉

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李性學曰。子瞻喜雨亭記結云。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是化無為有。凌虛臺記結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乎臺之存亡也。是化有為無。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四

超然臺記

文字凡四段前解意後敘事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恠奇瑋麗者也
舖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
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
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
物有以盡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說超然之意其後

不起然則不樂

有他適度處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五

叙臺之自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唐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水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

叙臺之可

樂

黃宗一曰

四望遠廓

胸次豁然

所謂遠人

大觀者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馬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澗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

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

乎。方是時。予弟子出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也。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三

按杞菊賦序云。予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厨素無。披老當遷。藹之餘。適空乏之際。能遊于物之外。而自樂其樂。如此豈世之以身徇物。鬼得患失者比哉。宜其節義文章。照耀千古也。呂雅山曰。此篇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極為透徹。此坡翁平生實際也。故其臨老請居海外。窮愁顛越。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醉白堂記

虞邵庵曰韓公雖以樂天自處而樂天功業實不及韓公此篇雖提起韓公亦不放倒樂天得體凡六段

李性學曰此文一段是魏公之所有樂天之所無一段是樂天之所所有魏公之所無一段是樂天魏公之所同方纔見是為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介甫乃謂韓白優劣論不亦謬乎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七

駕馭馳驟處

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以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

魏公所以羨樂天之意

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其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恠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

說白不如
體雖不知
白之相類
如此三段
筆力識見
自是不凡

說辭白之
意又高一
層

分明韓優
於白而意
自渾灑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可歎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
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
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
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健之時
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
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
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
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
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
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

醉也。齊得喪亡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
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舌之君子，其處已
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

文章來相厚

物類

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
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
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
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
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
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
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墨寶堂記

邵二泉曰真是文章中奪胎換骨皆從莊子變化來

唐荆川曰此文前後各自為議論暗相照應甚密

五轉甚妙皆從空中拈建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容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主碁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容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主名聞於世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九

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主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塚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

吾想坡翁胸次何字

所蓄古今入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
為記予蜀人也蜀人嗙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入費
此言雖小可以喻夫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
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
蕪人乞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
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
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
之所言者為鑒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蕪人乞能而位不稱其才... 而觀出文然知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
此言雖小可以喻夫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
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
蕪人乞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
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
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
之所言者為鑒

寶繪堂記

文字做得圓活不為題目所使錄之以破俗調

唐荆川曰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

反題立說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躡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

寓意於物者之樂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十一

留意於物者之病

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

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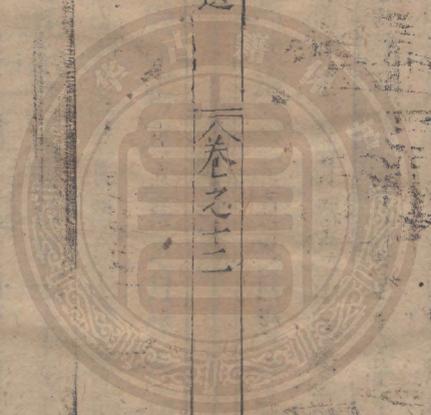
留意

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附馬都尉王君晉卿
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
居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
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
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皆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
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收拾得好

蘇文選

卷之三



水能醫我

○醫吾少知文詞我始知其骨文無幾全其樂而歲其
深浪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
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皆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
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放鶴亭記

宗方城曰東坡胸中本無軒冕故其風神筆墨皆自瀟灑

好文字得心應手處全在文機發動讀此文最能發文機取之

李性學曰文字請客對主極難獨子瞻放鶴亭記以酒對鶴大意謂清閑者莫如鶴然衛懿公好鶴則其國亡亂德者莫如酒然劉伶阮籍之徒反以酒全其真而名後世南面之樂豈足以易隱居之樂哉鶴是主酒是客請客對主分外精神又歸得放鶴亭隱居之意切然須是前面陷飲酒二字方入得來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十三

敘事空濶不依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屏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僦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唐荆川曰
非坡翁胸
襟不能爲
此言

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蓋
其爲物清遠開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此
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
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詳補入此意妙筆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
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
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開放如鶴
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
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放鶴乎由此觀之
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
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昔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
其歛翼死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繫獨終日於
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
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
其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
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此言
非坡翁胸
襟不能爲
此言

蘇軾公致書明台其間云公許西指清苑公許以
禮人善作樂器之世而或云宜其許其益其益
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
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其益

思堂記

前兩言不思處凡六段中引隱者言奇絕結尾
數語卒歸之思堂本旨更見變幻

姜鳳阿日記思堂而專說無思之妙辭若相繆
而意實相通所謂無中生有以死作活射雕手
也

定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
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
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
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十五

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
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
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
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
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
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
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
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
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
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

煙火者

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
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言其所謂思者豈世
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
焉詩曰思無邪顏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記 韓歐所不能及由餘長公少悟禪宗心性超明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十六



晴上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更有
論者曰思無邪顏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記 韓歐所不能及由餘長公少悟禪宗心性超明
嘗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言其所謂思者豈世
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
焉詩曰思無邪顏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記 韓歐所不能及由餘長公少悟禪宗心性超明
行不斂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

大悲閣記

樓迂齋曰看拈起甚麼一種話頭被他對副了觀此文如生蛇活龍不惟義理通徹亦是佛書精熟之故所謂信手拈來物物真者茅鹿門曰此等文字韓歐所不欲為此等見解韓歐所不能及由蘇長公少悟禪宗心性超朗故其文獨得其至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手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脫棄陳骸自標形神

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

自佛引入人事

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板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

錢東湖曰

此文皆吾

儒大公順

愿道理非

徒爲佛作

記者

樓迂齋曰
自起頭至
此宛轉登
明亦能忘百
出更不自
有刺語

念。疑。默。湛。然。如。火。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
香。味。交。遣。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
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
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
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
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
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
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
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雄偉壯時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
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
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
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
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
盾諸械噐經卷及香壅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
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報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
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

千心內自相攪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
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毋皆證無心法皆
具千手目

呂雅山曰東坡作諸記皆自立議論意不粘帖情
事躍如經生熟此而衍之於制舉策論必能駕馭
題目不落色相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十九

六一居士集序

東坡作潮州韓文公廟碑作六一居士集序皆精構深思之文東坡得二公之深故其於二公之文尤不肯苟作

呂東萊曰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亦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上面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以孔孟配禹果然言大非誇

唐荆川曰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盤珠文之絕佳者也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二十

起妙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惟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收其惑故其學遂行

此下發明言大非誇意

以非誇形楊墨長短

信乎能配
韓愈而上
接孔孟所
謂言大非
誇者也

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
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拾芥甫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
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脩取士法風厲
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哲果聖考論師友淵
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

前只論次
其從正學

十六篇於其子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
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

合大道而
序文之意
未備得此
數語意方
盡

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

六一居士云

唐子西曰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可壓
倒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
能承上句六一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
一句而體勢重甚下乃云達者信之眾人疑焉非
用此二句載上句不起此為文之法
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
一張有琴一扇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
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為
六一乎

范文正文文集序

前叙情中贊美後述意

邵二泉曰
推尊文正
公全在萬
言書上起
意

時子瞻方
八歲便有
大志立非
人傑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二十三

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畧皆定於猷詒中非仕而後

以文正公配淮陰侯

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

諸葛武侯言其平生

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

經畧素定非偶得而

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此集爲有用之書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

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大夫

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

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權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二四

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

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

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

妙絕古今

詞斷句似文甫等說

二十一日

樂全先生文集序

有德者必有言先生以德勝故其文可傳立意
自好

擬先生於
孔北海諸

篇孔明見
先生之可

重者非徒
文也

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
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
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
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
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五

先生淳古
之行序次
如畫

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
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
小也公為布衣則願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
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
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
君者世遠道喪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
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
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
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眾然至言天下偉人
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

薛文應巖
一木飛渡
何等筆力

已非。漸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
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
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
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
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賦
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
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

自叙其生
平見所以
作序之意

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
待後世之君子。了却修意晉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
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十六

又進一步

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
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
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
聞，而况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卷詩若干首。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作浮屠氏文既不可太與亦不可太貶此序只在惠勤不負歐陽公上立意虛虛澹澹無中生

有

一柳將一揚作文須知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予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二十七

負公者必有所指有所感慨致於惠勤發之

真如轉丸於掌上

盡致天下豪傑自庸眾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藏札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世說歐公且美其勤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今西湖側六一泉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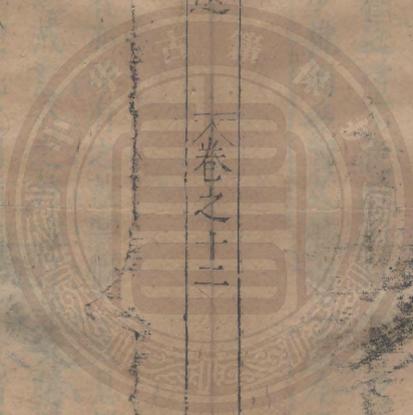
士大夫多
負公而淫
屠氏乃不
必忘公孫
信惠勤之
可取也

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
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
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
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
莫之傳也

三齋文選

卷之十二

二十八



莫公論

哉黃非吾文而於音也昔其爲人丈夫初眼非漢文
誰哉高密儘出其精者于誠知予文以勸然其子以
跡事飲女各其不負公少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
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
莫之傳也

稼說 送張琥

雋利雅逸讀其文可以想見其人

樓迂齋曰觀坡公此說豈以一世之盛名自居者哉其朋友兄弟之相切磋者如此此所以名益盛而學益進也

暗指有養之人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鉅艾相尋

暗指無養之人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二十九

應第一段

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

應第二段

日喻

稼說與日喻二作皆根極理致確有識見非漫然下筆者宋儒謂子瞻文兼子厚之憤激求叔之感慨而發之以諧謹如此等文殆不然也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充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搯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

妙絕自莊
子悟來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十一

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泚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

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
者以聲律取士士襍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
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
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圖乎予嘗思復舊言

亦昭書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三



求而日至斯以為致也南方多沒大日與
此衣求舉法豈清乎日錄以告文
士士映求舉而不務學
舉以舉舉取士士
謂者亦其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

王元之畫像贊

雖若一氣寫成實多轉折真大手筆也

樓迂齋曰罷局大讀此可以想見公與元之之

爲人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鄭魏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十三

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

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

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叢穢之間安危之際

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

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殆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

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

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

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

波瀾曲折

同漢

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
以古之有泚其類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
愛莫起之出來方見朝庭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
披翁雜著最多單言隻詞皆可人意不及俱入選
學者須考其全集

文極典雅

林次崖曰嘗讀公之初就無觀倪之志為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四



磨裂豈特如此而已乎殆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文
畫像想其遺風餘韻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
州學士既卷其全集又用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
賦得蘇公墓景最單言隻詞昔何人竟不以其人選
替愛莫味文

替愛莫味文

傳云

必古之有泚其類公能泚之不龍已之茫茫九原
愛莫起之出來方見朝庭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
披翁雜著最多單言隻詞皆可人意不及俱入選
學者須考其全集

表忠觀碑

樓迂齋曰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比竝出來方見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他是全了多少生靈來墳墓上尤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

林次崖曰當草昧之初孰無覬覦之志錢氏保障一方以待真王可謂知義知命有功於國家生民矣此碑鋪敘發揚大類歐陽公豐樂亭記而雄健光燄又似過之者

古人嘗稱作文敘事進於識論

熙寧十年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五

此文須看他敘事得體

軍 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

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無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

三其有也於民

以彼形

言其有功於國

使事切

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十六

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蒼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院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朴昧死以聞祠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

只收在此三字

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
晦蒙強弩射朝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
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
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暉如神人玉帶毬
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
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
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
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
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然新宮匪私於錢唯以
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十七

潘子真曰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真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荆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諸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後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海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淮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瞻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潮州韓文公廟碑

錢東湖曰
宋人集中
無此文字
直能凌越
三四百年
追文公而
上下之

言文公乃天之所生故其浩然之氣發之循道
闢邪者赫赫在人耳目然終不能上信乎君下
驅乎小人以得行道於世者蓋所能者天而所
不能者人也

謝疊山曰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
光彩

林次崖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句懈怠佳言格
論層見疊出如太牢之悅口夜光之奪目蘇文
古今所推此尤其得意者其關係世道甚大又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十一

不當以文論矣

果然其筆
頭上輒得
數百銜起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矣故申呂自微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

言人有是
浩然之氣
者必是天
之所生

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
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

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
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

言文公事
善是浩然
之氣所發

八代東漢
魏晉宋齊
梁陳隋

惜文公不
能大用且
起立廟意

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

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

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維傑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潛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

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意不容僞

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

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

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彌皇甫鎛

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三十九

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

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

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

沿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

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

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

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

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懼趨之下地於州城

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諸公潮

謝靈山曰
此數句合
祭法見文
公廟不是
淫祠

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賦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于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祠曰

謝疊山曰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三

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蕙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

下詔遣巫陽犧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佳黃

公不少聞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洪咨齋曰斷龍之詩踏厲發揚直到雅頌又曰劉夢得李百之皇甫湜李

莫皆稱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誅盡除

朱文公曰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而見如此掃去文公獨衡嶽南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掃雲峰出仰見突兀撐清空鱷魚之狀龍身虎爪鱗目鬣鱗尾長數丈發火如箕芒刺成鈞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之食如象之在鼻也一生百卵及成形則為蛇為龜為蛟者甚眾

司馬溫公神道碑 係節文

前一畧叙事如九曲水勢隨地盤旋有自然形
勝後一段議論如奇雲瑞靄飛酒空中瞻顧恍
忽不可名狀妙哉斯人之文

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
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
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
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
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
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

唐荆川曰
文勢如波
湧而川動
熾然奮解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四十一

原泉也

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
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
害已讐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
流涕也啓用時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
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
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
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
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攀跪流涕者不可勝數
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
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

唐荆川曰
敘筆錯綜
如龍蛇之
不可捕

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吊
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
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英瞻等既
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
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
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塋者凡百餘人
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
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
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三

引用二段
陸贄一段
不見各舉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
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
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
綫之漚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
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平故臣論公之德至
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
一
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
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

識奇

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

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

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鳳臺中朝廷政事

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

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

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

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三聖之知公也知

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

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

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

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

李勣無思我今責出之汝當殺以僕射乃出勣爲疊

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

宗與勣亦非公之泥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

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

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

其意不出於此乎

司馬溫公是宋朝殊絕人物東坡此作是宋朝殊

絕文字學者須觀其全篇

唐荆川曰
長江一瀉
萬里而波

欄曲折自
有如委真

文人之豪
也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四三

唐荆川曰
從字聲中
起出絕好

極闊誰人
有此高手

三槐堂銘

并敘

心意高造辭雅筆勢來有次第說天心福善之
理甚透徹而王氏父祖子孫之賢益彰蘇文之
絕色者

文字下手
處最難直

突此篇先

以疑詞

起後以正

意決之方

說文勢由

折之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
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最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
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息惡者以肆盜賊之壽
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
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四四

暗說一段
文勢甚委
曲

天之未定

天之既定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
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
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
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
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
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
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
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
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
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

此年文正之上正天下之福

之陳亮

此段音意
說得有餘
不盡三觀
之兆不止
於文正公
而又以屬
於後人見
王氏之得
天未已也

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以是知
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
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
其德妙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
比擬好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
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
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肇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
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魏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四十五

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
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邸厥德庶幾僥倖不
種而獲妙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
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互
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
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
祐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
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
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
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
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共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
馬率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
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祐
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

銘甚佳

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矣已而果然

授子由爲試字先生請其公黃樓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而爲方至此則正先生文機充溢時所作也故其豪思逸氣激壯雄飛超絕古今如此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吳



蘇文選三公會吳日而果然
必顯二顯蘇文正公且也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

前赤壁賦

按子由墓誌云先生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此二賦正先生文機充溢時所作也故其豪思逸氣激壯雄飛超絕古今如此

謝疊山曰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瀟洒神奇出塵絕俗如乘虛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四七

風月二字
是一篇張
本

此一段叙
遊赤壁之
樂

此一段有
悲歌感愴
之意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僊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沂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曹氏父子
聲勢一時
今惟空江
夕流而已
所以思昔
而悲今也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輕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蒼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此一段節
水月天地

三蘇文選

卷之十一

四八

以自隱見
不必於悲
感

此一
段言
風月可樂
何事於悲
感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文衡山曰東坡先生元豐三年謫黃州二賦作於五年壬戌蓋謫黃之第二年其言曹孟德氣勢皆已消滅無餘譏當時用事者嘗見墨蹟寄傅欽之者云多事畏人幸無輕出蓋有所諱也然二賦竟傳不泯而一時用事之人何在又曰其中吾與子之所共適舊多作食余從親筆改定按左傳食消

後赤壁賦

讀此作與石鍾山記乃知坡翁有山水之癖者其於文也馳驟吞吐恠恠奇奇殆得之山水間

者乎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

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

三蘇文選

卷之十二

狀景寫情
字字如畫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日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

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

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

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

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

臯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
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鳴

按蘇長公
年譜公年
四十七在
黃州錫居
臨臯亭就
東坡築雪
堂自號東
坡居士

巨額虎豹

嶽巖此龍

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
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呂東萊曰此賦結處用韓文公石鼻處彌明意指
鶴至戶爲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左卿化
鶴事以比也

蘇文選

卷之十二

五十一

靜觀室三蘇文選卷之十二畢

12238

